

超人气说爱高手·风靡万千情迷的全新奉献

10

神 传说

好评热卖中

三部曲

① 我是狐精
② 我是男生？

③ 我是玲珑

作者

沈亚

LOVE YOU
FOR EVERY DAY



新世纪真爱经典无限系列

神泉传说三部曲

之一：我是狐精

沈 亚

她这编号“六万号”的狐狸怎么那么幸福咧，
一出世就注定得守着“神灵之泉”，
哪儿都不能去，
就算幻化为人形也“无三小路用”，
然而，狐狸岛突如其来的浩劫，
逼得她带“它”远离家园，被人类收养，
听闻姊姊被婆家欺凌，
她决定搞得他们黎家鸡飞狗跳，
谁教这母夜叉胆敢在“狐狸头”上动土，
哇呜！这冷冰冰的黎二少，
竟对人人“肖想”的他不屑一顾，
嘿嘿！这可有意思了，
“把男人”可是她与生俱来的拿手绝活呢！
这么与众不同的“稀有动物”，
她拼死也要“缠到底”！
咦？自己的尾巴露出来了吗？
不然怎么有人叫她“狐狸精”？

楔 子

之一：我是狐狸精

夏风挟带着奇特的氤氲岚气，吹拂着恋慕四季的的“狐狸岛”，微醺的天籁在玲珑月色的衬托下，笼上一层神秘，而丛丛簇簇的花林在映着冷月的碧湖倒影下泛起异常的僵硬气息。

狐狸岛岛如其名——此地的“居民”全是修炼百年、千年的狐狸精，当然，也有“半生不熟”的小狐狸精。

世人虽耳闻此岛，但传言它位于山瞰海，因此，实则位于中国新疆湖泊上的狐狸岛幸运的保存了它该有的神秘与隐私。

这儿一向是平和幽静的，偶有一些离岛多年却带着心伤的狐狸回岛疗伤，他们我是狐狸精都是因为对凡人放下真心，投注真爱而伤痕累累……

只是他们皆不懂，世人为何将破坏他人姻缘，或是迷惑了男女自我的人类通称为“狐狸精”？他们也会因爱受伤啊，无奈的成为被辱骂的对象，他们何其无辜？

当然，世人皆以为狐狸是“母”的，实则不然，没有“公”的如何“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只是“公狐狸”的数量有限，多半得留在狐狸岛传承下一代。

翠湖畔，编号“六万号”的小狐狸精无聊至极的盯着倒映在湖中的冷月，她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摆摆两个白色的小耳

朵，再皱皱微尖的小鼻子，噘起菱形的小红唇，内心是嘀嘀咕咕的。

她怎么就那么“幸运”咧？一出世就是“六万号”？多一号少一号也成嘛，害她得天天守着这一池翠湖，哪儿也去不了。

这狐狸岛的狐仙老祖宗们可真厉害，为了不让狐狸一族的任何成员成了失踪“狐”口，干脆全部以号码当名字，偶尔点点号码，这不在本岛的几百个号码就是在世上的某一角落游山玩水。

说起来，这方法是挺聪明的，但坏就坏在狐狸岛的一方神泉，据老狐狸们说这神泉就在“湖中的冷月”下，而编号六万的出世狐狸则肩负着守护神泉的任务

至于神泉是干啥用的？据说它是祈求之泉、心想事成之泉，不过，这也得视当事人和神泉之间的缘分，才会顺其心愿。

但针对这一点，她就不太相信，照理说，她和的缘分该是异常的深厚吧？要不然，全岛那么多狐狸，就得她来守护它？

不过，她是日也求嘛夜也求，要求让它“退休”或“留职停薪”，但是十年下来了，她还不是天天守在这儿，连“报到”的手续都免了？

她看着湖中自己那娇小可爱，通体发亮的白色毛发，还有那蓬松美丽的小尾巴……其实她一生下来就是只“狐仙”，因此该有的自觉性与知识全都有了，要幻化成人形更是简单，只不过——守着这片翠湖神泉，她幻化成人形做啥？她又不自恋！

她最不平的是老祖宗们的戒律——神泉的守护者是不得修习仙术的，顶多只能学习一些自保及点穴的武功而已，这是避免该守护者利用神泉的力量胡作非为所定下的戒律。

所以她这只“半生不熟”的小狐狸整天吃饱撑着守在这儿，十年下来，连一个伴也没有。

因为以这片翠湖为中心的十公尺内全被狐狸岛的统治者“仙主”施了“海蜃法”，除了仙主外，其余的狐狸们根本看不见这儿，他们仅以为她被安置在神泉的所在地，而神泉则处在这岛上，他们不得冒渎的某一角……

编号六万号的小狐狸精眨眨那双晶莹璀璨的大眼睛，一抹不安陡地划过眼眸。其实这一、两天，她隐隐嗅出一股不寻常的味道，有时候，她甚至怀疑仙主的海蜃法出了问题，因为她似乎看到十公尺以外的景物，不过那却是花木被烧灼过、白烟四起、一些屋舍成了斯垣残壁，还有一些狐狸染血尸体的景象，举目望去是一片狼藉。

不过那些画面仅仅闪过几秒，瞬间，她又只看见这片翠湖的明媚而已。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因为仙主已有近半个月没来看过她了！她愈想愈局促，真恨不得能离开这儿到处去看看。

正想着时，一尾九尾狐狸全身血迹斑斑的从空而降，跌落在她眼前，冰意快速的窜进她的脊骨，她面无血色的冲向前去，“仙主？！”

“六——六万号——”仙主气若游丝的伸出前脚轻轻的抚着她的脸，“狐狸岛的浩劫到了，神泉之灵——”她深吸了一口气，凝聚了全身仅存的仙力后，身子陡地发出七彩亮光，下一秒，她即化身为一美丽女子。

“仙——仙主——”六万号看傻了眼，虽然这十年来，仙主曾多次来这儿探望她，但却不曾以人身与她会面，所以她也不知道仙主是这么妍姿艳质的女子。

“没——没时间了，你带着神泉之灵离开这儿到凡人的世界去。”仙主沉重的做出指示。

“可是我不懂，也不知道凡人的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她眼眶泛红。

仙主泪光一闪，口中喃喃的念起杜甫的可叹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成苍狗。”当年她的一念之仁，救起跌落外海的一只黑狐狸精，没想到却为今日的狐狸岛种下恶果。

懊悔的泪光潸然而下，她伸出纤指划过湖面，一轮冷月倏地从湖面弹起，一道琥珀色光芒顺着她的纤指来到六万号的眼前，她将纤指停驻在六万号的胸口，那道琥珀色光竟凝成一圆形玉镶嵌在她的胸口。

“带走神泉之灵，即使黑狐精找到这片翠湖也没用了。”她泪眼婆娑的握紧了小狐狸的前脚，“记得要化身为人形，还有千万别露出狐狸尾巴，否则会惹来杀机的，明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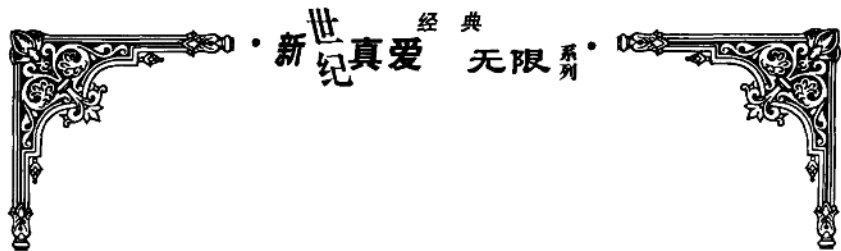
六万号拼命摇头，“不——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什么黑狐精，还有其他的狐族成员呢？是谁将你打成重伤的？”斗大的泪珠溢出她的眼眶。

“不重要了，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神泉之灵，一旦找到归属之地，神泉的秘密终会浮现。”

“秘密？”她未曾听过神泉还有秘密？

突然间，七彩芒光再现，仙主再度露出九尾狐狸的原形，而且全身血流如注，她哽咽一声，挣扎的欲将话说得更明白些，“它会随着四名拥有者的善恶雕塑出……”哇的一声，鲜血从她的口中喷出，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尽头了，可是她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未做。

望着六万号涕泗纵横的拔着湖边的药草，徒劳无功的欲止住她身上的血，她深吸了一口气，突地用力一把将六万号推入湖中，再指着天空的冷月，冷月顿时坠落湖面直往湖底而去，隐约中，可见那轮冷月里有一只小狐狸拼命狂跳的身影……



第一章

之一：我是狐精

江南

一身紫绫绸缎的林宜玲挽着同样穿着华丽的女儿黎琬情来到媳妇宫苹香的房里，这被她打入冷宫的媳妇只配住在她黎家豪宅的后院小房。

她挑剔的来回看着这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床薄被儿和两张破桌椅的房间，那张四十岁上下的刻薄脸上浮出深深的鄙夷之气，她冷哼一声，瞟了一眼宫苹香紧紧抱在怀中的两个月女婴，“甬紧张，嫁到我们黎家七年就生个赔钱货，你以为我会稀罕？”

“是嘛！”黎琬情不屑的瞄了嫂嫂那张楚楚可怜的羞花闭月之貌，“大哥是可怜你，所以才没写休书给你，不过，你也真厚脸皮，竟然坐完月子了，还赖在这儿不走。”

宫苹香颤巍巍的哽咽一声，哀痛的泪水滴落在怀中睡得香甜的女儿脸上，“我——我无处可去。”

“回你爹那个‘善恶之岛’啊！”黎琬情看见宫苹香那张我见犹怜的丽容就生气！她今年十八岁，该是如花绽放的时候，可她偏偏没有遗传到逝去父亲的帅挺五官，反而像极了母亲乏善可陈的脸蛋。

大饼脸，小眼睛，小鼻子，大嘴巴，再加上过高的身材，一

点也没有女子该有的柔弱，也因此，她黎家虽是富甲一方的商贾大户，但已到论及婚嫁的她却还乏人问津，而每每想到这儿，再见到嫂嫂那张她极欲渴望的美丽脸孔时，她心中的怒火就会在瞬间凝炽。

她咬咬牙，上前一步，一扬手就掴了她嫂嫂一耳光。

“啪！”一声，宫苹香没有躲过这个火辣辣的巴掌，她的左脸顿时红肿起来，不过，她仅是瑟缩一下，咬白了下唇。而怀中的女婴似乎感受到母亲的悲恸，突然哇哇的大哭起来。

“不，不要哭，安平，不要哭！”宫苹香急忙安抚女儿，一边摇一边低喃，烧烫的热泪更是在眼眶里直打转。

林直玲嫌恶的皱起眉头，“真是吵死人了，走走走，看了她们就碍眼，不过，谁知道这女人的脸皮这么厚呢？原本以为这趟来这儿，屋子已经空了呢！”

在婆婆和小姑走后，宫苹香盈眶的热泪顿时决堤，她轻轻拍打着女儿的背，“放心，安平，娘绝不会让你在外头风吹雨打的，就算这儿有再多的苦，娘都会咬着牙忍下来的。”

回善恶之岛？她已没有权利了，当年十七岁的她不顾岛上老老少少的劝告，坚持要嫁给黎展彦的那一刻起，她就没有权利了。

只是她又如何预知一派儒雅、文质彬彬、心地善良的黎展竟有一颗怯懦的心？

嫁入黎家七年来，她饱受婆婆和小姑的责罚怒骂，而懦弱的丈夫在成了两面为难后竟全然放弃了她，直至去年黎皓回到黎家，情形才有了改观。

黎皓是二房生的孤子，听纪总管公公生前最爱的就是二姨太丁兰，所以在讨了她这个小妾后就不曾再纳过妾，只是丁兰在生黎皓时难产过世，公公因为打击太大，日日郁郁寡欢，在黎皓十五岁那年，终因积郁成疾，重病不起，一年后即过世

了。

不过，在临终时，公公将庞大的田地、布庄、船运等产业平分给黎展彦和黎皓两兄弟，只是令人不解的是在办完公公后事的第二天，黎皓即消失不见了。

睽违了九年后，他回来了，俊美的脸上有着他人难以接近的冷冽气势，而对这个小叔，宫苹香一样心生惧意。

然而，在冷眼看她被婆婆、小姑欺负了近两个月后，仆人间传言，黎皓在她丈夫与丫头温存的房里待了一晚，而隔天晚上，冷落了她六年的丈夫，再度来到她的房里。

那晚，他们没有说话，只是以夫妻间的肌府之亲来抚慰生疏了六年的感情。

可是在那之后，丈夫似乎又退怯了，他不曾来到她这儿，即使她大腹便便、即使她产下女婴……

但她能说什么？这段婚姻是她要的，就算再苦，她也没有脸向挚爱的父亲哭诉。

因此，这七年多来的家书，她都写满了虚假的幸福词儿，而父亲是个随缘的宿命论者，在得知她幸福之余，自然不会前来探视。

然而，这个谎能圆多久？她是如此的无助，无力又无奈……

之一：
我是
孤
精

※

※

※

林宜玲母女一走回前院，来到曲桥上，即和黎皓相遇，林宜玲虽然抬高下颚，一副高傲样，但眼露心虚，匆忙的越过他往房间走去。

九年前是她以挑衅怒骂逼走他的，而且她也不客气的告诉他真正的身世。

他根本就是個野種，當年老爺納丁蘭為妾時，她早就懷有身孕了，丁蘭也向老爺坦承那是別人的種，只不過老爺為那張國色天香的美顏所惑，仍然對她放下一片真情，終日溫柔以待，但對自己卻冷漠以待。

這看在她這正房眼里，教她怎麼吞得下心中那口怨氣？而老爺死后，竟還將黎家的大半家產送給那個野種！哼，年輕氣傲的黎皓是被她氣走了，可她怎麼也沒想到九牛后，他還會出現在這裡，並且登堂入室的回到原來的東院居住，而那般天成的威儀及不苟言笑的冷漠，更是教她心生恐懼。

“娘，你走這麼快幹什麼？”黎琬倩難得收起那張牙舞爪的刻薄樣，反而露出嬌態。

知女莫若母，林宜玲當然明白女兒在想什麼？瞧女兒對他那副花痴樣，她不禁後悔起向女兒說出黎皓真正身世一事。

“走了，走了！”她緊拉住女兒的手慌忙離開。

黎琬倩悶哼一聲，那雙小而长的眼眸還不舍的直盯着黎皓那張氣宇不凡的俊容。

黎皓薄而冷硬的双唇扬起一丝轻蔑，严峻慑人的炯亮目光下仅有冷然与无畏，他挺直了高大魁梧的身躯，在外习武九年，使他轻而易举的听到宫苹果难掩悲哀的啜泣声。

他的眼神变得深邃黝黯，一旋身，他直直的朝坐落在西院的书房而去。

黎展彦面色苍白的瞪着窗外的桃花林，扶疏的树影间，他似乎又看到妻子婆娑含泪的丽颜。

“大哥。”黎皓走入藏书丰富、宽广宏敞、步架规矩的书房。

闻声，背对黎皓的黎展彦身体僵硬的震了一下，他实在无颜面对这唯一能谈心的弟弟，他昨晚仍没去探妻子，反而与碧丫头在床上缠绵了一整夜。

“嫂子又在伤心了，你仍然无动于衷？”黎皓面色一冷。

“黎皓，你就饶了我好不好？我知道我怯懦无用，可是我也很痛苦，我照你的话让苹香怀孕，可是她生的是女的，娘还是不喜欢她。”黎展彦无助的掩住脸。

黎皓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这又是你的推托之词，你只去过嫂嫂的房里几回？她有孕期间你又关怀她多少？你该是比我清楚才是！”黎皓走到他身旁，盯视着他脆弱的侧影。

黎展彦只觉一道冷眸射向他，而弟弟轻蔑绝冷的声音更是让他心惊胆战。

他很心虚，对苹香，他的爱意不曾退烧，只是母亲与妹妹对她的鄙夷令他手足无措，他曾努力过，但在筋疲力竭之余，仍然无法改变三个女人的关系。

他好累好累，在终日面对苹香的泪眼下，他感到益发无力，最后则选择逃避，干脆来个眼不见为净。

黎皓面对如此懦弱的兄长嗤然一笑，他从不是个好管闲事之人，在外飘泊了九年，他想回家，所以他回来了。

只是他没想到一回家竟碰到如此光景？跋扈嚣张的大娘和妹妹、从小即文弱无主见的哥哥外，还多了一名日夜以泪洗面的嫂嫂。

见此情景，他原是视若无睹的，因为他这趟回来只是想再看看爹娘曾经生活的地方，只是日复一日下来，目视大娘和妹妹犀利依旧，幼年时曾被孤立的片段也跟着涌上心头。

然而，秤秤重量，自己充其量也只是个“野种”而已，他不想牵涉太多，但就一个顶天立地男儿该负的责任，他不得不找哥哥谈谈。

只是在哥哥规避责任、敷衍塞责的心态下，他似乎真成了一个多管闲事的人。

黎皓冷凝一笑，旋过身子，“我明白了，日后你的事，我自是不会再多言，只不过，会不会有一日，嫂嫂和安平成了一堆

白骨，而你这个为人丈夫、爹爹的却仍处在那些丫环、妓女的床上，或是良心发现时会一人独居的书房里？”

闻言，黎展彦面色刷地变白。

黎皓不再多言，他言尽于此，再过几天，他也想离开这个地方了，他已经回忆够那段青涩的少男岁月，也看够了父母相敬相惜的地方。



善恶之岛

宫紫燕噘高了那只红艳艳的唇瓣，一双明眸大眼则骨碌碌的转来转去，她真不明白老爹在想什么？自己的亲生女儿被婆家折磨得不成人形了，他还不采取任何行动？更离谱的是还要知情的那几名长辈不要告诉她！是什么跟什么嘛？她边踢着脚边的小石头，边逛过善恶之岛的“恶村”。

恶村里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豪华宅第，大多是几片简陋的木板拼凑而成的矮屋舍，后面是一片光秃秃的山岩，杂草花木全不生，但矮屋舍旁倒是有几株枯萎的百年大树，一些怪怪的村民筑屋于树上，还有一些则钟情于光秃的山岩，终日敲敲打打的说是建“山屋”。

其实来到这儿七年，她也明白这些当年杀人放火，坏事干尽，恶名昭彰的恶人在顿悟自己当年的恶行后，才会来到这善恶之岛的恶村忏悔的。

所以这些恶人们早不恶形恶状了，纵然仍一脸凶样，说话仍粗里粗气的，但眸子里早无杀戮之光。

而恶村里的村民瞧见这一脸心情欠佳的宫紫燕，莫不对其投上关心的一瞥。

这小女娃儿是七年前善恶之岛的岛主宫冠谷在新疆“捡”

回来的，据说她是从湖里浮上来的，全身湿漉漉的不说，身体还有一股很浓的“骚”味，和岛主一起救起她的“无名”直嚷嚷她是不是被关在哪个羊圈里，那味道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而在回到善恶之岛的途中，只要有她在的地方，众人都需掩鼻而过，不过，也许已经经过二十多天的海风吹拂，待她到这儿时，他们倒没闻出什么羊骚味。而他们这些恶人既会来到这个远离世俗的岛屿，便不会在意时间的流逝，不过，在这小女娃儿身上，他们倒是看到时间的荏苒。

当年，岛主因相依为命的独生女宫苹香嫁人，在欣见小女娃儿无依无靠下便将她收为义女，由于她对以往的事丧失记忆，因此岛主将她取名为宫紫燕。

时光流转下，小女娃儿是愈长愈标致，朱唇粉面、杨柳细腰、丰肌弱骨的，走起路来是步步生莲，而那双又魅又净的翦翦水眸更是令人不自觉的在匆匆一瞥间就心摇目荡、魂销魄荡。

而这股魅力似乎是天成的，要不，他们这群看透红尘的彪形大汉竟也会被那股魅情所惑，庆幸的是小女娃儿的眼中带着不染世俗的纯真，就这份纯真将他们莫名而起的心醉神迷逼回理智间，渐渐的，能以一个长辈之姿关爱起这个完全不畏他们这群牛鬼蛇神，虎臂猿躯的小女娃儿。

宫紫燕抿抿唇，有气无力的以眼神跟各个恶人巡视一回后，即踢着小石头往“善村”而去。

其实善村住的并不全是济弱扶倾的大善人，大半都是曾被恶棍、混混欺侮，无法在地方立足的可怜人，因此，善恶之岛也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善恶两村里同时住着曾经结过梁子的，欺负人与被欺负的人。

只不过，众人的心态早已对世事释然，他们能在这儿结成邻居也是上辈子修来的一个“缘”字。

再者，这儿的村民老弱妇孺居多，不是慈善便是稚拙，因此，恶村所需的蔬果、水源，他们毫不吝惜的送予恶村，长久下来，善恶两村已互相走动，融洽的气氛实非外人所能想像的。

善村的景观仍旧朴实，但却美多了，建筑上大多是三、四合院，院前有花卉翠柏，院后有一条小溪，几亩田地种些稻香蔬果，整体观之气氛雅静，与恶村的荒僻截然不同。

无名是个满脸虬髯、虎背熊腰的中年汉子，据闻以前在江湖上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后来被一名老僧点化，从此放下屠刀来到恶村，因不想忆及以往，故以无名称。

宫紫燕一见到他，忙不迭的跑向前去，兴致勃勃的问道：“老爹有没有说我可以去找那未曾谋面的姊姊？”

只见无名略显凶悍的面容闪过一丝笑意，“你也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这七年来你还不了解你爹吗？”

她轻叹一声，“就是知道，才要你去帮我说情的嘛！这下简直是撞壁了！”

他发出豪放的大笑，“你早该知道会撞壁的，不是吗？”

闻言，她不客气的以大白眼瞪这个疼她如父的长者一记，“那你干么说溜嘴？不小心说出我姊姊遭人虐待的事？我听了会心疼嘛，就算没见过面，可是我还是会难过嘛！”她双手叉腰，“我就是不懂，爹的表现怎么那么淡然，一点都不像那么疼我的老爹。”

“你不懂是正常的，因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爹纵使有太多的不舍，也无法去要回苹香。”他低声叹道。

“这是什么论调？”宫紫燕不平的瞪着正倚身在院前柱子，凝视落日余晖的老爹。

无名亦将眼光移到宫冠谷身上，“小女娃儿别想太多，你爹的态度虽淡然，但他心里绝对不好受，你就别再提这档事了，明白吗？”

她重重的颌首，但心里可是嘀咕得很，她才不明白呢！她有自己的计划，当年老爹在湖畔救起她这只小狐狸，给了她一个美美的名字，还带她来这儿生活，疼她、爱她，这已不是什么“受人点滴”的恩惠了，所以她更要“涌泉以报”。

只是，编号六万号的小狐狸精习惯性的抚着胸口，心想，仙主现在如何？狐狸岛又如何了？为了让老爹及众人接受她，她谎称自己丧失记忆，早不记得过去的事了。不过，这几年下来，她也曾尾随老爹出去旅行，再度前往老爹救起她的那个湖泊，然而，从小在狐狸岛出生又处在仙主海蜃法的翠湖中，她根本不知道狐狸岛是位在东西南北哪个方向？

多年下来，她也放弃追寻了，而待在这个善恶之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她听着听着不禁也明白了人间冷暖与复杂险恶。

而神泉之灵虽寄生在她胸口的那块琥珀色的玉里，不过，这几年来，也不曾再绽放出那耀眼的琥珀色光，这又是为什么呢？

想到这儿，宫紫燕用力的摇摇头，不想了，这些问题总是三不五时的浮现脑海困扰她一番，结果还不是无解，累死人了！

无名对她这抚胸摇头的举止早已见怪不怪了，毕竟这七年来，她这个动作可是数都数不清了，大伙儿原以为她胸口痛，但小娃娃儿原本凝重的花容一下子又嘻嘻哈哈的了。

只是瞧着她一张蓉面变得精灵古怪的，他不禁暗付着，这几天可得好好注意她。

之一：
我是狐精



三天后，宫紫燕顺利的摆脱无名那双侦察眼，开开心心的

以这年习得的精湛泳技，游了一天一夜，总算踏上陆地了。

这善恶之岛当然有船，不过，一旦她上船后不久，这几天对她虎神眈眈的无名肯定也追上来了，所以最好的法子当然是“水遁”。

之
一
：
我
是
狐
精

另外，她在闺房内也留了家书给老爹，说明她的去处，老爹应该不会担心才是。而上了陆地的她第一件该做的事就是换上干爽的衣服，还有去除这一身的骚味！

全身湿漉漉的她解开了背上的小包袱，老爹曾说过这块布料是防水的，她挑高柳眉，打开了包袱，哈！果然没错，里头的衣裳连一滴水也没沾着，这里面还有一些银两、胭脂水粉，全都好好的，唯一泡过水的就她这身子了。

“呼！”她吐了一口长气，根据以往的经验得知，她的身子只要浸过超过一日的水，她身上的骚味就会被蒸出味道来，所以她也做好了准备，偷拿了老爹的洋朋友送给他的一瓶香露，喷一喷，身上马上香喷喷的，什么味儿也没了，就怕太香薰死人而已。

在一番整理过后，一名国色天香的美人俏生生的伫立在岸头，一运气，身形一跃，她在码头处的三公尺前飘然而立。

而后，她在旅人惊艳的赞赏目光下，在码头前雇了一辆马车向南走。

算算路程，她到黎家可能需要半个月的行程，她的骑术虽然也是一流，但为了给姊姊及黎家一个“最不具威胁力”的印象，她决定隐瞒自己会武功的事实，以一个弱女子之姿出现在黎家，好展开她为姊姊出一口气的行动。

十岁前一直是独居的小狐狸精，在十一到十七岁间都是与善恶两村的居民来往，而一股正邪之气也悄悄的映上她那双蛊惑人心的慧黠秋瞳。